

北史

冊十

七

文

十

北史卷四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三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沈文秀

張讜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宋齊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宋元徽末歷官爲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同事明帝輔政以爲心腹使領軍奄襲諸蕃鎮盡心用命及卽位以爲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伯孝文南次鍾離拜叔業爲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之聿曰伯

北

史

卷四十五

列傳

一

中華書局聚

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晝游爾齊帝崩廢帝卽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爾未幾見徙南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爲南兗州齊廢主嬖臣茹法珍王咥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瑜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壇場且欲羈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不須回換叔業雖得停而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爲雍州刺史叔業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戮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武報曰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二萬人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訪入北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宣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

將軍封蘭陵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尙書令王肅赴接軍未度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武公給東園温明祕器子蒨之字文德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諡曰敬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中蒨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勳封上蔡伯爲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在縣遷岐州刺史爲隴賊所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青州刺史芬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而微不及也位汝陽太守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尙叔業以壽春入魏彥先封雍丘縣子位勃海相卒諡曰惠恭彥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敕爲別將行勃海郡事城陷見害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府中兵參軍贈鴻臚少卿彥先弟絢揚州中

從事時揚州霖雨水入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人數千家汎舟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梁崇勒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而死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植爲兗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特恕其罪以表勳誠尋除授揚州大中正出爲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尙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爲無恆兗州之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爲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怪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尙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尙書尙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尙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子旨遂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

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又矯詔殺之朝野稱冤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剪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於嵩高之陰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雋等同時見害後祚雋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刁冲上疏訟之於是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門經五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溫清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箒於沙門寺掃灑植弟瑜粲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既長嫡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論者譏焉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入魏爲南司州刺史封義安縣伯詔命未至爲賊所殺進爵爲侯宣武以颺勳効未立而卒其子炯不得襲封明帝初炯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伯炯字休光小字黃頭頗

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義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常侍揚州大中正進爵爲侯改封高城尋兼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爲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刺史諡曰簡颺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勃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諡曰定瑜弟粲字文亮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恆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脩謁雍舍怒待之粲神情閒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後宣武聞粲善自標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恇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唯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兩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

所輕後爲揚州大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慙竊神器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爲命酌孝武初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人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粲唯高譚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害送首於梁子含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齊位陰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衍堅辭朝命上表請隱嵩高詔從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祿執事後歷建興河內二郡太

守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人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敬宗寇荊州詔衍
爲別將與恆農太守王羆救荊州衍大破之荊州圍解除北道都督鎮鄴西之
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
而鑒所部別將嵇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
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敗見害贈車
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業之歸魏又有尹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
光梁祐崔高容閻慶胤柳僧習並預其功尹挺天水冀人仕齊位陳郡太守與
叔業參謀歸誠歷南司州刺史柳玄達河東解人頗涉經史仕齊諸王參軍與
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達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
卒改封夏陽縣子絳襲絳弟遠字季雲性麤放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瘳好彈
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閒每出行返家人
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後客遊卒玄達弟玄瑜位陰平太守卒子
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於河陰遇

害韋伯昕京兆杜陵人學尙有壯氣自以材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嫉之如讎卽彥先之妹夫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子芬之爲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陽太守坐事免後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告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尙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鬚髯善言笑入魏卒於勃海太守兄椿齡薛安都於彭城內附除岐州刺史椿齡子璋鄉郡相璋弟瑒位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壻爲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贈尙書左僕射子長卿太尉司馬梁祐北地人叔業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初賜爵山桑子出爲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聲稱歷大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爲談詠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卒於京北內史崔高容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景明初位散騎侍郎出爲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閭慶胤天水人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卒於敷城太守柳

僧習見其子虬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婚求覓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爲南譙太守二家雖爲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梁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陽靈珍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道遷乃擊靈珍斬其父子送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爲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詔璽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尙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爲例宣武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改之來希酬昔遇宣武曰卿建爲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爲微逡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頻表解州宣武

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深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好言宴
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
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
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恆滿罇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
史爲政清嚴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諡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
頽與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宣武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
奇之議欲更以二百戶封頽與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唯有子數人長子夬
字元廷歷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
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閒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
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夬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
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曰世寶爲官少閒必
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卽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
乃悟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溼謂夬曰卿昨夜當

大飲溺衣如此夫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夫聞謂卓曰
人生何常唯當縱飲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
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
初夫與南人辛諶庚遵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恆相謂曰人生局促何
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閒爾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
共歆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
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爾夫家客
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卽僵仆狀若被毆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
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夫
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夫妻裴植之女也與道遷
諸妾不睦訟鬪徹于公庭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脊等言其眇
目癩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己應紹襲尙書奏籍承封道遷兄子抱夫位
咸陽太守道遷之謀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

其勳末道珍爲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世符堅丞相王猛玄孫也歷涉書傳位北華州刺史謚魏衛尉辛毗後也有文學位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善彈琴有文學位漢中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時潁川庾道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勳謀亦爲奇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梁右中郎將及至洛陽環堵弊廬多與雋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後爲饒安縣令罷卒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八世孫也胤子順璠及孫沉志皆有名宦沉孫根仕慕容寶爲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叔業疾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柳世明圖爲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爲濫酷州內饑儉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

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稍消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仕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子會頑駸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醉殺之子景宣襲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元護弟靜性貪忍兄亡未斂便剝妓服玩及餘物歷齊郡內史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膂力自効任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後與裴叔業同謀歸魏拜豫州刺史苞信縣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尋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爲別將出淮南欲解胸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胸山敗沒遂停十年恬靜自安不競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後卒於光祿大夫贈秦州刺史諡襄侯子景通

襲善事元義兼賂元父繼爲司空引景通爲掾卒贈衛尉少卿子郾襲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
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齊爲軍主助戍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誠除南徐
州刺史封慎縣伯後除東秦州刺史政任於刑爲人所怨有受納之響爲御史
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爲河北太守有清稱再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
閣元羅領軍元義弟也曾過中山謂曰二州刺史翻復爲郡當恨恨爾世弼白
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諡曰康長子會汝陽
太守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畫爲
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罷郡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
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
之父範之並爲宋武所誅悅之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
有部曲數百人仕齊爲後軍將軍部曲稱衆千有餘人梁初以討滅劉季連功